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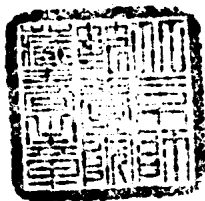
郭毅生 主编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郭毅生 主编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中国地图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6392

1196392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郭毅生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三河县艺苑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 × 1092

$\frac{1}{16}$

20 $\frac{1}{2}$ 印张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 — 2000

ISBN 7—5031—0361—2 / K · 185

定价：6.00元

前 言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一本书从篇目上看是由许多专家、学者分别撰写的，但从各篇内容的有机联系来看，它却是一部较完整而翔实的太平天国战争史；不仅如此，书中对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掀起的反清、反封建的壮烈起义赋予了重大关注，所占的篇幅远比他书为多，叙事之详明，考证之精辟，也是值得推荐的；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是《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的姊妹篇，是关于太平天国历史地理的较全面而兼有深度的嚆矢之作。

人们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因之，研究历史就往往离不开地理。我们这本书便是将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的专著。例如：太平军从桂林北上，发生了蓑衣渡之战。蓑衣渡的地理形势如何？本书作者曾亲自前往踏勘，并结合史料与文物发掘，证明江忠源设伏之处是在蓑衣渡下面二里许、湘江拐弯处的“水塘湾”，从而修正了前人记载的不准确。又如太平军北伐入直隶，胜保奏其前锋抵保定之张登，各书沿讹袭谬而不疑，在本书中张守常教授则考明“未至张登”。1853年太平军围攻南昌之役，师久无功。本书中杜德风教授考明其原因在于兵力太单，这是可信的。三河大捷是太平军后期的得意之笔，各家著述皆谓吴如孝从庐州出击，本书中张一文研究员则考证出吴如孝未参与此役。对史事要考信，对时间和地点求准确，这是本书所要求于各篇的，也是作者们孜孜不懈、取得明显成果的。

自班固修地理志，郦道元注水经，至清末曹廷杰撰《东三省舆地图说》，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包罗宏富，绚丽多姿。解放以来，谭其骧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聚海内学者共襄盛举，笔者有幸参与其事。我们长期采用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先撰写有关图幅的历史地理考证释文，然后按考证详确的结果编绘入图。《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也是遵循此范例，本书便是《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考释文章的选集。我们的编著者经营七载，许多篇章是数易其稿，然后付梓的。我们贡献给历史地理学界的并非奇文，但许多地名的确定、行军路线的走向等，除了要在史料中钩沉索隐外，还往往是从艰辛的实地踏查中得到的。如天京城中诸王府和衙馆的所在，向为历史与文物界所关心。但史料分歧，莫衷一是。在本书中，已故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聂伯纯** 副馆长，博采各家之长，悉心研究史料、文物，又不避风雨地追踪踏勘。他考明了东王府、西王府、翼王府与红粉衙等王府衙馆的故址，又落实了城外印子山、马鞍山等古战场的所在。聂公今已长逝九泉，但他这些考证名篇将永为人们所纪念。天京地堡城确址何处？向

荣江南大营设帐何所？往者皆未能指实。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韩品峥主任经过详审的考证和实地验证，确认前者在太平门龙脖子背面，后者不在孝陵卫而在钟山。他的考证文章清新而有风采，很能引人入胜。苏福省的政区图表是董蔡时教授从志乘与稿本笔记中勾稽出来的，将乡镇小地名也分别列出，这对读者提供了很多方便。石达开在1857年离京出走，往时著作中谓其在铜陵县渡江，史式研究员考其非是，他得出石达开在铜井镇渡江的新证。又如李秀成进军上海，设大营于王家寺，此地点今已莫知所在。青年硕士石培华为此遍检有关图籍和史料，费时逾月，终于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所藏百年前西方传教士所绘制的地图上发现出来，这是令人欣喜和值得称赞的！

捻军的战史，江地和郭豫明教授研究有素，本书的图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广东红巾军的史事考证是骆宝善研究员的精心之作；贵州苗、教大起义史事的考证，是在贵州师大校长吴雁南教授的指导下，由竺柏松、倪英才等同志从四十万字的抄稿和调查报告中提炼出来的；滇西和陕甘回民起义的考证文章则是中央民族学院青年硕士张山与陈理二君的代表作。从他们的文章中，读者可高兴地看到中国史学新一代人坚实的步伐！

中国地图出版社历史图室主任计伯仁同志、副编审张照铨同志对本书精心审阅、修改定稿，陈普同志又逐篇校阅，弥补疏漏。对他们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我谨代表作者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得以迅速付排制印，多蒙中国地图出版社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的热忱帮助，特别是微机组的张立明、毛悦梅、曹映红同志工作得很出色，很值得赞扬的。

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中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缺点错误亦在所不免，恳请广大读者热忱指教为感！

主编 郭毅生

1988年4月10日

目 录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阶段的战略问题	郭维利(1)
金田团营考释	朱哲芳 黎斐然(13)
太平军永安战场考释	朱哲芳(21)
太平军围攻桂林纪实	彭大雍 朱哲芳(30)
攻破全州与蓑衣渡之战	彭大雍 朱哲芳(36)
太平军北出湘鄂、东克南京考释	李庚其 郭毅生(42)
太平军天京城防部署与营垒分布	聂伯纯 韩品峥(49)
天朝宫殿考	聂伯纯(54)
天京城前期诸王府考	聂伯纯(61)
太平军北伐考实	张守常(74)
北伐军怀庆之战考述	张一文(82)
太平军西征考释	李庚其(88)
1853年的南昌战役	杜德风(95)
田家镇争夺战始末	刘希敏(103)
九江湖口战役考实	张一文(108)
太平天国前期经略江西图考	温 锐(113)
太平军一破江北大营	舒 翼(119)
太平军一破江南大营史事考	韩品峥(127)
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	舒 翼(133)
三河战役新探	张一文(141)
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图考	沈渭滨(148)
太平军东征苏常史事考	董蔡时(152)
苏福省行政区划与县镇表	董蔡时 吴 竞(160)
石达开远征考略	史 式 李有明(169)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述评	王善中(180)

皖南战役图考	秦和平(187)
安庆保卫战考述	郭毅生 刘希敏(197)
太平军三战上海图考	石培华(204)
天京保卫战	韩品峥(213)
天京城郊军事地理小考	聂伯纯(226)
后期捻军史事考述	郭豫明(230)
东捻军转战路线考释	郭豫明(234)
西捻军转战路线图考	郭豫明(241)
广东天地会起义考释	骆宝善(247)
姜应芳、张秀眉起义的几个问题	竺柏松(258)
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号军起义的几个问题	倪英才 张 山(263)
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回民起义考释	张 山(269)
李蓝起义始末	李有明 史 式(276)
陕甘回民起义图考释	陈 理(280)
太平天国政区省郡县表	华 强 陈志楠(294)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阶段的战略问题

郭 维 利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过去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和战争过程的叙述,而对太平军首义阶段的战略方针及其得失问题,却缺乏深入的探讨。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阶段的历史,是整个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段时期太平军战史与战略方针,对我们了解整个太平军战略战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来,有的同志开始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然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深入的探讨。例如:太平军首义阶段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战略方针?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略方针?这种战略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军事形势下,是正确的抑是错误的?等等。本文拟就上述问题,搜集有关史料,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太平军初期战略问题

初期的太平军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呢?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有三种意见:

一是:初期的太平军是一支数量极少的地方性小部队,又是“孤军作战”,所以,尽管战斗力很强,打了许多胜仗,它不但不是战略进攻,也不是战略防御,而是战略退却⁽¹⁾。

二是: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由于洪秀全们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重要目的,因此,采取了单纯防御,放弃了许多有利的战略发展机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²⁾。

三是:太平军与清军最初之接触情形,即可代表以后全部战事之状况及战略。起首由太平军攻入一地,坚筑防御工事,清军追至,愈聚愈多,交战不利,围之以众,断其粮道。及太平军粮尽,则全军冒死冲出重围,杀死官兵甚多,即又走他地……太平军愈逃愈远而愈近南京,卒抵南京、镇江等处⁽³⁾。此种意见,实谓太平军初期无战略计划,也意味着太平军前期并无战略目标。

前两种意见,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未能免有缺乏全面之嫌,后一种意见则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太平军初期战略可以把永安突围划作界限,永安突围以前,太平军主要是战略防御,于防御中有战略上的退却,也有战役上和战斗上的进攻。在此期间,清军主要的处在进攻地位,太平军处在防御地位。永安突围到建都天京,太平军则主要采取战略进攻,处于进攻地位,清军则处于防御地位。永安突围以后的战略,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仅就永安突围以前的战略作一些研讨。

太平军初期战略,在太平天国本身文献中没有明确叙述,但在历史记载的资料中,我们仍可窥见一斑。下面试从太平军初期战史,来探讨这一问题。

1.江口墟战场

金田起义后两日,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太平军即占领江口墟。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载:“此墟有阔河围绕,藉得天然防御,不虞突然的攻袭。秀全在此安扎队伍,

更建造防御工事。在官兵未至之先,防守工作已备,早占优势矣”(4)。太平军占领江口墟以后,利用有利的地形,修筑防御工事,摆开防御阵容,以抵抗清军的进攻。

是月,清新任钦差大臣李星沅先后调集提督向荣所部二千名及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所部二千名抵潯。又陆续调集本省各路兵勇及楚勇、闽勇共四千余人,集结于潯州(5)。此时清军全部兵员为万余人,由向荣在前线统一指挥。太平军在江口墟约万余人,实际作战人员约五千左右。

清军既云集潯州,向荣遂于咸丰元年正月(1851年2月),向太平军发起强大攻势。向荣“派候补知府刘继祖带水勇数百名,署陆川县知县张琳等带郁林各处壮勇一千二百名,由水路石咀顺流直下,订期夹攻”(6)。向荣则亲率滇、黔、楚三省官兵及各路兵勇,绕道下游渡江,对太平军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向荣一路,正月十七日(2月17日)抵马鹿岭扎营,十八日(2月18日)兵分三路向太平军进攻,“楚兵居中,滇兵及东西两省兵壮居左,黔兵居右,一同进攻”(7),直扑大湟江岸之牛排岭。太平军预设伏兵,“暗伏地雷”,佯败诱敌深入,清军中计,被太平军击败,清军守备王崇山、千总汤成光等被击毙。向荣报称:太平军营垒坚固,“一时未能攻破,暂于近处扼要扎营”(8)。刘继祖一路,“由水路石咀顺流直下”,与太平军大战于大湟江上游屈甲洲。太平军亦用诱敌计,先佯败,待清军追至下游,即出兵抄其后路,清军深入,腹背受敌,大败(9)。此次战斗,太平军以逸待劳,打退了清军的进攻。李星沅在奏议中说:太平军“深沟高垒,中连村落,又濒大湟江口,水陆均极险要,未可轻易进攻”(10)。并命向荣择要安营,设法固守。清军遂取守势。自二月初三日(3月5日)、初五日,太平军两度猛攻清军营盘,但因武器低劣而失利。于是,在二月初八日(3月10日)夜秘密向武宣撤退。

综观江口墟战场,太平军主要的是战略防御,处于防御地位,同时又有战斗上的进攻。而清军主要的是战略进攻,处于进攻地位。

2. 武宣战场

太平军撤出江口,由新墟漏夜入紫荆山,初十日(3月12日)由紫荆山进入武宣东乡。二月十二日(3月14日),太平军“如虎兕出柙,先锋已到三里墟矣”(11)。同日,周天爵率兵勇二百名抵武宣。十四日(3月16日),向荣亦率军驰抵武宣。十七日(3月19日),周天爵、向荣乘太平军立足未稳,发动进攻,太平军反围向荣于灵湖、台村之间,周天爵率东勇驰援,始将向荣救出(12)。

太平军占据东乡、三里墟一带,即“以东岭、三里墟为东乡之门户,以台村、灵湖之淤田为关拦,以马鞍岭为域限,以莫村一带十余村为埋伏之所”(13),重摆防御阵容,与清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周天爵、向荣经过连日布置,三月初二日(4月3日)兵分四路向太平军进攻,一路由张敬修统东勇、闽勇由南路攻台村;一路由向荣率楚兵由中路进攻三里墟东南;一路由候补知府刘继祖统各路兵勇由旧县直攻东岭;一路由秦定三率黔兵由左边夹攻三里墟之北(14)。并于一军之后置一队杀手,斩后退者,四路出兵置四队杀手,皆有将弁领之”(15)。四路共投入兵力六千余人,企图一举攻占三里墟。太平军侦知清军布置,连夜调东乡大营之众,增援三里墟。洪秀全、冯云山亲临前线指挥,太平军战士“视死如归,赤身赴敌”,又一次把清军打得惨败(16)。

当时的形势对太平军非常有利,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特别是广东信宜教徒凌十八率众万余,正在北上“团营”途中,清军闻讯,“三军无不变色,提军亦心动矣”(17)。迫于形势,周天爵等不得不

放弃攻势,而转用“坐战之法”：“力有余则连营逼进,总以大围收成小围,步步逼紧;使之步步缩归,其至计要在驱诸罗渌峒聚而歼之”(18)。这是周、向自知兵力不足,坐待援军的消极战略。

在太平军方面,既知凌十八率众北上,即派偏师欲渡黔江接应,可惜为张钊水勇所阻,未能迎凌军会合。于是,两军相持,连日无战(19)。

四月十二日(5月12日),清钦差大臣李星沅病死军中。十五日(5月15日)夜,太平军乘清军主帅身亡,军心动摇之机,连夜由大琳、小琳突围北上。十六日早,周天爵急调秦定三等部尾追(20),但由于清军将帅不和,太平军顺利地进入象州境。

从以上史实可知,太平军在武宣战场仍是战略防御,于防御中有进攻。清军仍是战略进攻,于进攻中有防御。

3. 象州中坪战场

咸丰元年四月十八日(5月18日),太平军在象州庙旺攻破清军古城营盘。十九日进入寺村,二十一日(5月21日)占领中坪、百丈等地(21)。设大营于中坪,以百丈、新寨为犄角,凭险固守。

十八日,当太平军攻占古城营盘时,乌兰泰率清军绕道驰抵象州,立即布置防守事宜。十九日,向荣亦带兵由象州东门外驰赴桐木一带,扼住太平军北上之险要(22)。不久,乌兰泰移驻罗秀,扼住“西路入省咽喉”。

四月二十七日(5月27日),太平军乘乌军立足未稳,由独鳌村、马鞍山分七路进攻黔军威宁镇,被敌炮火所阻,乃退(23)。

五月初,清军经过连日筹备,乃实施诸路围攻之计划:乌兰泰率黔军四千人由罗秀进据独鳌山南梁山村,扼中坪之西北;向荣率楚军由桐木进据界岭,扼中坪之东北;周天爵、经文岱、张敬修等率滇兵、东勇进据寺村,扼中坪之西南。各营随带壮练环峙其旁(24)。

太平军探知清军逼进,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向安营未定的清军发起猛烈的进攻。西南一路,周天爵、张敬修等军一触即溃,首先于五月十二日(6月11日)退回象州。在西北路,太平军与乌军在独鳌山、梁山村一带展开激战。初十日,在两军激战中,太平军七勇士冒死攻上清军威宁镇炮台,夺取大炮,并以其炮猛轰乌军大营。此时,正在桥南与太平军对阵的清军,以为大营已失,顷刻崩溃。太平军乘势冲杀,斩清军参将马善宝以下官员十五人,马步兵数百人(25)。两军激战数日,乌兰泰军以西南路周天爵等已撤回象州,“围剿之局已散”为借口,退回罗秀旧营。至此,清军的诸路围攻计划宣告破产。惟东北路之向荣营盘,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太平军击退西南路、西北路清军以后,乃集中优势兵力,于五月二十六日(6月25日)猛攻向荣营盘。向荣竭力抵御,小胜(26)。太平军未能击退东北路清军,以解除其威胁。太平军因久陷重围,“形势虽险而粮米无多”,加上食盐奇缺,“铅弹稀少、至有用铜钱者”(27),故于六月初四日(7月2日)由中坪撤退,经大琳、小琳、东乡,回到紫荆山地区。

太平军在象州战场上,虽有战斗上的进攻,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仍处在清军的围攻之中,处于防御地位。清军虽在某些战斗上处于防御地位,但从整个战局来看,它仍然是战略进攻,处于围攻地位。

4. 紫荆山、新墟战场

太平军撤回紫荆山、新墟地区,分扎各村庄。其后队扼守猪仔峡、双髻山等要隘,前队则向

南锐进,欲抢渡思盘渡口及盘龙水口,因受桂平知县李孟群率兵勇阻击,未能渡江,乃退守新墟。于是,太平军“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为门户”(28),把山川险阻,当作天然堡垒,再次与清军打防御战。

此时,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小股起义军相继被镇压下去,如藩大、货五、温大等。特别是凌十八、刘八等大股起义军在郁林、博白受挫后,相继退回广东(29)。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太平军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在清军方面,六月下旬(1851年7月),清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协调了围攻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前路以乌兰泰等军围攻新墟,后路以向荣等军进攻猪仔峡、双髻山,形成前后夹攻的形势。

六月二十七日(7月25日),乌兰泰指挥前路清军分数路向新墟发动进攻。以经文岱、张敬修两军由马鞍山、鸡公岭攻新墟、莫村东面;以李能臣、王锦绣等军由新罗塘、瓮窑攻新墟之东南面;以上瑶十八村团练一千余人进至罗旺过河,直扑新墟;乌兰泰则督秦定三等军由护甲涉渡直攻莫村、新墟西南(30)。太平军分队迎敌,后因清军炮火猛烈,作战失利,乃退回新墟坚守。于是,双方在新墟相持。同时,向荣指挥后路清军向猪仔峡进逼。猪仔峡“两山并峙,中通一线,十分陡险”。太平军在石壁之上安设大炮以击清军,又“滚擂石击下”,向军连日仰攻,均为太平军击退(31)。

六月二十八日(7月26日),达洪阿率新到川兵二千名抵浔,与乌军会合。七月初,巴清德亦带川兵一千五百名与向荣会合(32)。清军既得援军,遂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七月初十日(8月6日),乌兰泰、达洪阿等前路清军分五路围攻新墟:一、李能臣、王锦绣带兵勇一千七、八百名,由新罗塘等处攻新墟东南。二、经文岱、张敬修带兵勇二千余名,由马岭等处攻新墟正东。三、李瑞、王梦麟带兵勇八百,于新墟之东北堵截。四、达洪阿部过思盘渡,走安乐塘,攻莫村之北、新墟之西南。五、乌兰泰督秦定三等部过思盘渡,攻新墟西北,断金田接应(33)。太平军坚守新墟,顶住了清军的进攻。

七月十五日(8月11日),向荣、巴清德指挥后路清军向猪仔峡、双髻山发动进攻。向荣“先期密派兵勇,攀藤附葛,由间道翻山爬岭,乘夜至猪仔峡、双髻山等处各隘口”,从后路夹击太平军,又分四路夹攻猪仔峡(34)。太平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猪仔峡、放弃双髻山。不久,太平军撤出紫荆山,退驻新墟、金田地区。清军攻占猪仔峡、双髻山后,向荣主张直攻花雷、茶地,巴清德以五不可追之议阻之。赛尚阿闻讯后,严令向、巴进攻。但此时,太平军已撤出紫荆山、扼守风门坳了(35)。至八月初二日(8月28日),向荣、巴清德等部分三路进攻风门坳,太平军再次失利,退守古林社、茶调村一线(36)。

风门坳失守,金田、新墟地区失去屏障,形势更加危急。太平军的领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佯于江边造竹筏欲渡,以惑官军”(37);另一方面,太平军从八月初九日至十四日(9月4日—9月9日),连日出击新墟外围之清军,又连续西攻向荣、巴清德营盘。这些军事行动,意在造成清军的错觉,把其注意力引到南路和西路。太平军的目的达到了,赛尚阿在奏报中说:太平军“现在拆取房屋、竹木,扎造牌筏,冀由石咀渡江南窜”(38)。并作出一系列的兵力布置,以阻止太平军南渡。

太平军经过周密的准备,乃于八月十六日(9月11日)夜突围而去。

太平军在紫荆山、新墟驻扎二月余,始终取守势,清军则始终取攻势,最后,太平军由于军事上的压力,被迫移营。

5. 官村歼灭战及永安战场

太平军从新墟、金田地区撤退,“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出到思旺、思回”(39)。向荣、巴清德知太平军东走,必过思旺,故率军绕道入平南县境,企图截住太平军之前路。八月二十日(9月15日),向、巴等部抵官村。此地离思旺墟仅六、七里,太平军早已埋伏于此,迨清军“正在扎营”,乃分三路出击,又出奇兵抄其后。清军“因火药湿尽,不能抵敌”。太平军乘势掩杀,斩清军千总杨成贵等(40)。向、巴等部“军械全失,几不能军”(41),“各将帅仅以身免”(42)。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官村大捷,它沉重地打击了向荣、巴清德统率的清军精锐,大长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大灭了清军的威风,对以后的战事有着深远的影响。

官村大捷以后,太平军由思旺北上大旺墟,然后分水旱两路向永安进军(43)。闰八月初一日(9月25日),陆路先锋罗大纲攻克永安州城。永安是太平军起义后攻下的第一座城池,所以太平军便决定在此进行休整,以完成军事编制及军事指挥系统的建设等工作。为确保这些任务的完成,太平军重新摆开了防御阵容。史载:太平军“分守城南水窠村为犄角,洪秀全等均在城内,余贼分列四营,在东、西、南、北四门外屯扎,萧朝贵、石达开、罗大纲,各管一营,与城中相相应”(44)。又:“贼踞永安州城,其党半住城中,半住城外……西城外五里之龙眼塘安设大炮台,以阻我北路之兵”(45)。太平军除分守水窠、龙眼塘两据点外,还以州城为中心,依山傍水,修筑防御工事,又在城西偏北的团冠岭筑西炮台,在城东偏北的瞭望岭筑东炮台(46)。太平军依靠这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有利的地形,在这里与清军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防御战。

在清军方面,永安战场前期,虽有南北夹攻之计划,但由于向荣拒绝与乌兰泰合作及清军兵力不足,故除南路乌军和太平军稍有接触外,战事毫无进展。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9日),向军李瑞部奉命驻扎古苏冲之龙寮岭,二十六日晨,太平军乘其立足未稳,给予致命的打击,使之“锅帐军装全失,退回昭平,不敢复进”(47)。

九月(1851年11月),赛尚阿移营阳朔,就近督师。赛尚阿仍采取南北夹击的战略。其南路以乌兰泰为统帅,以秦定三、经文岱、张敬修、许祥光等军为主力;其北路先以刘长清为统帅,后以刘“资浅望轻”、“不能驭众”,改用向荣为北路统帅(48),以刘长清、长瑞、李能臣、董光甲、邵鹤龄等军为主力。南北两路清军向太平军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太平军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采取了“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战术,间或也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关于太平军灵活的战术,姚莹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太平军“此时惟有死守营盘不出,待我兵饥疲之后,乃出而扼我,诚善用兵者也!此可谓以逸待劳。而我兵既疲于往返,又疲于战斗,此兵家之大忌也”(49)。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战术,保证了太平军休整、军事编制、军事指挥系统和政权的建设等工作的顺利进行(详见后文),为以后太平军长驱北上、挺进湘、鄂,定鼎南京作了组织准备。此外,太平军经过数月血战,以及由于清军数月围困,太平军的弹药、食盐等军需供应越来越困难。所以,太平军于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1852年4月5日)夜突围北进,向清朝在广西的统治中心—桂林进攻。

综观上述战史,太平军在最初的江口、东乡、中坪、新墟、永安五个战场上,主要的是战略防御,处于防御地位,当清军围困,太平军的粮食、食盐、弹药等军需严重缺乏,或是在军事上失利时,太平军也采取战略退却(即“移营”),退却到终点以后,太平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继续,清军则是战略进攻的继续。从整个战局来看,太平军的战略防御居于主要地位,战略退却居于次要地

位。当时机有利时,太平军也绝不放弃战役上和战斗上的进攻。例如三里墟之战,独鳌山、马鞍山之战,太平军经常采取战斗上的进攻。在永安战场,也曾多次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如劫李瑞营盘之役等等。官村之役,则是太平军在战役上向清军进攻的英勇尝试。这些灵活机动的战术,是和战略防御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所以,笔者认为,太平军在这一期间并非单纯防御。我们不能以太平军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动反攻,便认为是单纯防御。因为当时太平军还不具备反攻的条件。当他们完成军事编制及军事指挥系统的建设后,太平军开始了战略上的进攻。不过,那是在永安突围以后的事了。

二、太平军采取战略防御的原因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太平军在永安突围以前的战略是战略防御,那么,太平军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战略方针呢?

太平军首义阶段之所以采取战略防御,军事力量的单薄是其原因之一。太平军在初起时的五个战场上,正规作战人员的人数均在‘五千’这个数字上下摆动,但清军战斗部队的人数,却总是一、二倍,甚至数倍于太平军。以五千左右之众与“火器精、兵勇众、粮饷足”的清军相抗击,处于战略防御是势所必然的。太平军的敌人也说:“贼倡乱之始,势尚单微,时虑我兵聚而歼旃,故不敢占据城池。多依山险,或大村巨镇,坚筑营寨以自守”(50)。

但是,除了军事力量的单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不易为我们觉察到的原因呢?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它本身的活动去考察。早在1848年之时,南王冯云山在桂平狱中草创了天历,这意味着他已经把推翻清王朝当作拜上帝会的斗争目标。李秀成说:“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又说:“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51)。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经把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恢复汉族山河、开创新朝”,当作自己的战略目标。然而,他们深知,要实现这一宏伟理想与抱负,就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所以,从金田起义到永安,他们一直致力于军队的编制、训练和军事指挥系统的完善、军队的纪律教育、部队的扩充等方面的工作。下面分别简略述之。

1. 军队编制及军事指挥系统的建立

军队的编制,即把涣散的农民编制成军,在军兴初期尤为重要。从历史上看,阿骨打在反辽的过程中建立过“猛安、谋克”制度,努尔哈赤在发展力量的过程中建立过八旗制度,这都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极为重视军队的编制工作。早在金田团营时,他们就已着手把分散的教徒初步地编制成军。当时的官制,据《贼情汇纂》记载,已有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长等职(52)。而太平天国文献—《天兄圣旨》则有营长、百长、先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的记载(53)。笔者认为,太平军最初的官制应为营长、百长、先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后来才逐步增改为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等职。当然,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受众人拥戴称天王(54)。杨秀清假托天父下诏:“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地(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

胆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顾主顾王,一个都难也”(55)。借用宗教的形式,以提高洪秀全的威信。同时,洪秀全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6)。从而初步地建立了军事指挥系统。迨移营象州新寨、中坪时,又封陈承谔、蒙得恩、吉文元等为御林侍卫(57)。回师紫荆山、新城地区后,太平军进行了一些改组,即改前军长为军帅(58),并在军帅之上置监军、总制。当时,太平军已有十个军帅、二十个侍卫了(59)。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军中建全了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及两司马等官职(60)。辛开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又褒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61)。至此时,太平军的军事编制及军事指挥系统基本完善。这就为太平军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2. 军队的纪律教育

为了把太平军建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早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下诏规定纪律:“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傺,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62)。这些纪律作为全军行动的准则。移营武宣东乡后,萧朝贵又假托天兄下诏,再次强调纪律:“众小弟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傺兄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并规定:“倘教导之后,尔各人尚有犯天条者,尚有不遵令者,尚有忤逆顶颈者,尚有临阵退缩者,尔莫怪我高兄发令诛尔也”(63)。萧朝贵以宗教的形式来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在猪仔峡、双髻山失守后的严重时刻,杨秀清也假托天父下凡,诛杀临阵退缩的黄以镇,以教育广大将士(64)。占领永安后,洪秀全再次下诏:“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心),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65)。由于领袖们的一再强调及广大将士严守军纪,太平军建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的军队。这是太平军与天地会军的不同之处,也正是太平军赖以战胜敌人的先决条件之一。

3. 扩充部队

不断地扩充部队,也是这一时期太平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人数已在万人以上,但实际作战人员仅五、六千人。力量仍显单薄。所以,领袖们很重视扩充军队。在江口墟,他们除了动员群众参加太平军外,还收编了罗大纲、苏三娘两支天地会军。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载,收编天地会军时,还须派人“教训各部属以教理,然后接受加入”(66)。可见,收编天地会军是要花费一定时间的。

太平军从江口墟突围以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墟,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宣之人,又上象洲(州)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城”(67)。武宣、象州地区,不仅是拜上帝会的活动范围,而且也是天地会比较活跃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所以,当太平军移营武宣、象州时,当地各族人民踊跃参加(68)。太平军进军永安时,沿途有不少群众参加,忠王李秀成等就是在这时参加太平军的。占领永安后,许多零星天地会军及当地群众纷纷参加太平军(69)。所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太平军的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

我们从太平军的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太平军在起义之初,因为军队编制工作尚未完成,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尚未完善,部队还没有经过较好的训练,组织还不够严密,纪律还不够严明等等。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太平军的战斗力。所以,太平军的领袖们,没有率领这支幼小的、战斗经验还不够丰富的军队去进攻清军在广西的大本营—柳州和桂林。相反,他们却占领那些群众基础好、易守难攻的地区,一边补充兵员、军实,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军队编制、训练和军事指挥系统的建设等方面。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十分正确的决策。

在各个战场上,太平军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而是利用军事间隙,来训练和休整部队,特别是逐步地完成军事编制工作和逐步地完善军事指挥系统。例如:三里墟之战,在打退清军二月十七日(3月19日)的进攻以后,他们没有组织反攻,而于二月二十一日(3月23日)在东乡称王封将,建立起领导机构的轮廓。打退清军三月初二日(4月3日)的进攻后也是如此。这种做法,从当时情况说来,也是正确的。因为以武器低劣,而且未经必要训练的、幼小的太平军去反攻已经建有营盘、武器精良的清军,是很难取胜的。太平军曾有过这种行动,如在江口墟,在象州之界岭都曾反扑过向荣营盘,但均因武器低劣和缺乏经验而没有成功。这就说明,这时的太平军还没有组织反攻的力量。因此,太平军在最初几个战场上,主要的是采取守势,一旦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就致力于军队建设。这无论从当时的利益,或是从长远的利益来看,都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又使他们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去完成这些工作,而不得不经常“移营”。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经济上的原因。金田、江口、东乡、中坪等地,都是狭小的地区,加上连年灾荒⁽⁷⁰⁾,无法维持大军的长期驻扎。所以,太平军不得不攻占一地,休整一段时间,又移营到另一地区进行休整。例如:太平军由金田移营江口,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金田团营后,各地会众陆续来到金田。狭小的金田地区,难以维持人数众多的太平军的生活,因而造成经济上的困难。据《天情道理书》载:“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兄弟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⁷¹⁾。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太平军不得不移营江口墟。李星沅说:“闻该匪囊沙扎簿,径至大湟江焚掠,自为乏食而来”⁽⁷²⁾,这也是一条佐证。又如太平军由武宣移营象州,也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太平军在三里墟连打两次胜仗,大挫清军。清军的“坐战之法”也是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惟固守数月,太平军粮饷不继,特别是食盐缺乏,严重影响了全军的战斗和生活。史载:“贼在东乡无盐,乃分股一走紫荆,一走鹏隘,路皆崎岖。至则掠盐而去,他无所取”⁽⁷³⁾。周天爵侦知太平军严重缺盐,派人“售入毒盐”,以毒害太平军⁽⁷⁴⁾。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太平军乃趁清军统帅病死之机,主动移营北上。

其二是军事上的原因。新墟突围主要是军事上的原因。金田起义后,清朝统治者先后从外省调来大批清军。太平军回师紫荆山区后,清军也云集紫荆山、新墟战场,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平军接连失利,猪仔峡、双髻山、风门坳等要隘相继失守。太平军被挤入狭小的金田地区,情况十分危急,迫于军事上的压力,不得不向永安方向突围。

综上所述,太平军在起义之初,由于军事力量单薄,军事编制尚未完成,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尚未健全,以及由此产生的战斗力的薄弱等原因,所以,没有采取战略进攻,去攻打柳州、桂林,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而是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打防御战。又由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不得不边打边走,在战斗的间隙中编制和训练部队,并逐步完善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这就是造成太平军初期错综复杂的、迂回的战争现象的原因。

三、太平军战略防御的正确性

太平军英勇转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永安一带,历时一年多。在这一期间,众多的天地会军以及太平军的友军凌十八、刘八等部,都相继被清军镇压下去。然而,太平军不仅没有被清军吃掉,反而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政治任务,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农民政权,并粉碎了清军的多次“围剿”,把革命战争推向全国。这在实践上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太平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因为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过去不少学者都批评太平军首义阶段的战略,未免苛求。所以,我们仍有从理论上进行讨论的必要。

对太平军初期战略的批评,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有人认为:太平军起义出师,一开始便铸成大错,即在起义后,不应在江口墟屯兵过久。而应由西路出武宣、象州而直上桂林。或占领江口以后,迅速补充军实,征集船只,联合新军(罗、邱、苏三部),于十日半月之内即行开发前进(如船只不足即由陆路出平南),猛扑桂林。当其时由平南以至桂林,沿途空虚无兵,而向荣远在横州及黔军匿伏浔州,则攻克省城,当如囊中取物之易耳(75)。

二、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军初起,兵力较薄,军资不充,移军江口墟后,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北上桂林,直下湘水,以取两湖。当时桂林敌军仅数百人,自浔州北上,沿途也无重兵,滇军尚未到达,向荣还在横州,北进当无阻力。太平军因侦探不周,或有其它困难,计不出此,留屯稍久,以致被阻不得东出,不能不说是初期战略上的一个错误(76)。

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军起义后两个月,毫无发展意图和作为,在江口墟全军近万人密集分布于该墟以西的狭长地带,从东北至东南构筑了一条弧形的防线。与不断增加的清军对峙。向荣兵力不足,准备不够充分,一个月还无行动,太平军也消极等待,形成了战机、兵力和物力上的浪费,贻误了发展战机。东乡、中坪、重返新墟三个战场重复了江口墟的单纯防御战局(77)。

以上三种意见,其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都认为太平军起义后,不应在江口、东乡、中坪等处停留,贻误战机,而应长驱北上,去攻取桂林。

上文我们已经谈过,太平军起义之初,力量单薄、武器低劣,特别是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军队的编制,军事指挥系统的完善,部队的扩充等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城市的力量,也没有大规模反攻清军的力量。所以,他们避实就虚,利用有利的地形,与清军周旋于浔州府属一带。并利用一切战斗间隙,致力于军队建设。迨这些工作完成后,再发动战略进攻。这种战略方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很正确的。倘若领袖们一开始就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以松散、幼小、武器低劣而又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去攻取当时广西清军的大本营—桂林,不特攻城不能成功,而且自己很可能要被清军击散。凌十八的失败和以后太平军久攻桂林不下,便是明证。

咸丰元年(1851年),凌十八、刘八等率众万余人北上,欲往金田团营。但是,凌十八等没有避实就虚,而专意进攻郁林州城。当时郁林州城的清军极少,十分空虚。但是,知州顾偕庚死守危城,而李能臣、杨彤如等援军不久即云集城下。结果,凌十八军不仅攻坚未下,而且反被清军击散,退回广东(78)。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以后,经瑶山直扑桂林,当时桂林也很空虚,但由于向荣率

数骑先抵桂林,布置防务,更由于太平军的攻城技术不高,而清军不久即云集省城,结果久攻不克。

以上二例说明,州城、省城乃清军重地,一旦失守,无论是钦差大臣,或是封疆大吏,都无法逃脱责任。所以,每当起义军把进攻矛头指向州城、省城时,清军必然拚命死守和驰援,况且,太平军起义之初,不仅力量弱小,武器低劣,组织松散,而且还缺乏攻城技术和经验。因此,那种认为桂林空虚,太平军攻取桂林就“如囊中取物”的观点,是很片面的。

下面我们再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进一步分析。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1851年1月3日),清钦差大臣李星沅驰抵桂林。十二月十五日(1月16日),即金田起义后的第五天,李星沅抵柳州⁽⁷⁹⁾。次日,向荣率楚兵二千人抵潯,扎营河口⁽⁸⁰⁾。当时,柳州行营兵及提标兵约有千人,桂林有兵千人左右,潯州有黔兵二千人⁽⁸¹⁾,若加上新到的向荣部,则有四千人。如果太平军真如上述批评者所言,起义后即由西路出武宣、象州而直上桂林。此路虽为较捷之径,但是,由于太平军中家属较多,更由于当时军事编制尚未完成,部队缺乏训练,所以,其行军速度是难以迅捷的。在清军方面,李星沅当时由桂林赴柳州,向荣率楚兵在赴潯途中。如太平军直扑桂林,李星沅可先令桂林清军坚守,然后亲率柳州兵或派一部分驰援桂林(按路程与轻装计算,柳州清军必先于太平军抵桂林),又另饬黔军尾追太平军。另外,向荣所率领的楚兵,是当时清军中的精锐,又是得胜之师,其行军速度,据后来周天爵致赛尚阿的信中说,一昼夜“走二百余里”⁽⁸²⁾。由此可知,向荣军要追上太平军是不成问题的。那末,扶老携幼的太平军抵达桂林时,清军已云集桂林,这时,太平军不仅难以攻下桂林,而且会有可能被清军击散。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军金田起义时,粮食、军资均很缺乏。因此,西出武宣,直扑桂林,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太平军移师江口墟,补充军实,再由陆路东出平南而直扑桂林,则行军速度将更加缓慢。因为太平军占领江口墟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1851年1月17日),向荣已率部抵潯。如果太平军“于十日半月之内即开发前进,猛扑桂林”的话,向荣就会率楚、黔清军沿途堵截太平军,李星沅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调兵布防。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幼小的太平军去进攻省城,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一旦攻坚不下,清军云集救援,太平军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以上批评意见相反,太平军却采取另一种战略方针。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急于进攻城市,也不急于反攻武器精良、人数众多、粮饷充足的清军,不打攻坚战,更不去和清军硬拚,而是利用有利的地形,与清军在桂平、武宣、象州一带山区周旋。他们避开一切可以避开的战斗,利用战斗的间隙,逐步地完善军事指挥系统,逐步地完成其军事编制工作,并在这一时期内不断地扩充部队,而当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太平军已经建成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时,他们便长驱北上,向清朝在广西的统治中心挺进。这种战略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以前的战略,无论是从实践上或是在理论上说来,都是正确的。

四、结束语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突围,太平军浴血奋战,经历五个战场,历时年余。在此期间,太平军主要